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数据

摇全球化的文化 转美)杰姆逊 鄢三好将夫编 ;马丁译 鄢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圆园园园

摇(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轵一兵主编)

摇书名原文 :栽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摇陈丹晨苑 猿猿 园猿猿 员

摇 I 鄢全 圆园园圆 II 鄢①杰 圆园园圆 ②三 圆园园圆 ③马 圆园园圆 III 鄢经济一

体化一国际会议一文集摇 IV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圆园园圆号

悦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栽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悦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悦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粤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登记号摇图字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书摇摇名摇全球化的文化

作摇摇者摇[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摇三好将夫

译摇摇者摇马摇丁

审摇摇校摇蔡佳禾

原书出版摇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出版发行摇南京大学出版社

网摇摇址摇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电子函件摇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社摇摇址摇南京市汉口路 圆园号摇邮编 圆园园圆

印摇摇刷摇常熟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摇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版摇摇次摇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陈丹晨苑 猿猿 园猿猿 员 圆园园圆 圆园园圆

定摇摇价摇圆园园圆

目 录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 前言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第一部分 全球化与哲学

● 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世界体系与现代性的局限

恩里克·迪塞尔

● 全球化进程、文明进程及语言文化之再定位

沃尔特·D·米尼奥罗

● 对作为哲学命题的全球化的思考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第二部分 他择性地区

● 环球碎片：第二类拉美主义

阿尔韦托·莫雷拉斯

● 论非洲区域观念

曼西亚·迪亚瓦拉

第三部分 文化与国家

- 全球化与文化 探索虚空
吉塔·卡普尔 员源
-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文学
白乐冲 员园
- 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传媒
芭芭拉·特兰特 员源
- “全球化”、文化和大学
三好将夫 员源

第四部分 消费主义与意识形态

- 美元化、解体和上帝
谢里夫·海塔塔 员缘
- 社会运动和全球资本主义
莱斯雷·斯克萊尔 员愿
- “环境正义”(地区和全球)
琼·马丁内斯-阿里埃 员员
- 环保的本质和环境运转的动力
大卫·哈维 员愿
- 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伪称与实际
诺姆·乔姆斯基 猿缘
- 代结束语
三好将夫 猿源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壮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近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圆园园年秋于南京大学

前言

过去几年在所有相关的学科中都有一股全球化“狂热”。甚至那些一开始认为全球化不是什么新事物的人也不得不公开申辩他们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全球化的争论确实具有双重性:首先,有没有一样东西,从最初就基本上不是全球化的(所以事情的新阶段只是新在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然后才是第二点,全球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十分清楚,即使全球关系一类的东西一直都存在,但正是近来的不少事件使其结构更显而易见,也让分析家更难以规避。一件毫无疑问是所谓冷战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国家间不同集团的敌对关系为各种商业关系所取代。另一件是当前信息、通讯技术的发达,特别是某些技术让新的市场得以形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新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管理。同时,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加剧,它为西方商业在所谓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而发展中国家也越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这使人想起更为深入的两点。首先,全球化不管是什么或包括什么,它似乎都来源于商业以及金融。仅仅说它与资本主义有关还不够,我们还要加上,它似乎刻划出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所有的一切都与资本主义有关,从伦理学到科学,从艺术到体育,从教育到建筑,不言及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正确处理这一切。不过,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也改变了,现

在 我们不把所有这些受它影响的事物提出来 ,也无法充分地探讨它。

第二点与此十分相似 因为在很多方面 ,对全球化的描述与对后现代化的描述相呼应。后现代理论(也伴随着“狂热”)比全球化理论早几年出现。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这两个现象根本上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经济组织形式 ,其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层面就是后现代化。

不管怎样 ,现在这本论文集正视了全球化问题上一些对立的观点。文章都来自关于这一主题的一次国际会议。有些论文突出全球化对民族和世界的好处 ,有些论文则强调这一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可逆转的进程的消极方面 ,包括遍及各地的贫富差距的扩大。现在 ,能否影响、改变、减缓这一进程 ,以及哪种力量 ,国内的、国际的还是地方的 ,能够对它产生这样的影响 ,才是由这一冲突中浮现出的关键问题。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第一部分

全球化与哲学

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世界体系与现代性的局限

恩里克·迪塞尔

摇摇欧洲中心与全球体系,这两种对立的模式描绘出现代性问题的特点。前者从欧洲中心的视角,认为现代性现象完全是欧洲的,于中世纪发展勃兴,以后传播到全世界。^{〔贡〕}韦伯用下面这个问题来解决“普遍历史的难题”：“在什么样的环境组合下,我们可以归结出这个事实,在西方文明里,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里,^{〔圆〕}文化现象呈现为(像我们^{〔獭〕}乐意认为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源〕}根据这个模式,欧洲具有独特的内在特点,使它得以通过它的理性取代所有其他的文化。在哲学方面,没人比黑格尔对现代性主题阐释得更精辟:“日尔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标是以自由——自由其本身的绝对形式就是其主旨——的无限自主来实现绝对真理。”^{〔缘〕}对黑格尔来说,欧洲精神(日尔曼精神)是绝对真理,它无须借助他物,本身便能决定或实现自己。这个我称之为欧洲中心模式(与世界模式相对)的论断,不仅纠缠着欧洲和美国,还困扰着外围世界的整个知识阶层。这种设想的发展自有它的地缘政治:按照欧洲中心模式,从空间上来说,现代主体性的发展是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直至法国的大革命,欧洲自始至终都是中心。将

历史“貌似科学”地划分为古代(先驱)、中世纪(预备期)和现代(欧洲)是对历史进行意识形态的和变形的组织;就其他文化而言,它已引起了伦理问题。哲学,特别是伦理学,需要脱离这种简化论视角,以让其自身向“世界”、“全球”范围开放。

后一个模式,从全球视角出发,将现代性概念化为“世界体系”^[10]的中心的文化,该体系也是包含美洲的最早的世界体系,^[11]同时也将其概念化为该“中心”运作的结果。换句话说,欧洲的现代性不是独立、自生、自指的系统,而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事实上,是它的中心。那么现代性便是全球性的。它开始于西班牙确立其“边缘”的时候(首先,正确地说,是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和秘鲁)。同时,欧洲(其历时性体现为它的前现代先驱: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城市和葡萄牙)统治着不断扩大的“边缘”(15世纪是美洲、巴西、非洲的奴隶供应海岸和波兰;^[12]16世纪是对拉丁美洲、北美、加勒比和东欧的巩固;^[13]18世纪前半叶是奥斯曼帝国、俄国、一些印度的王国、亚洲次大陆和首次深入非洲大陆^[14])逐步将其自身建立成中心(作为超级霸权从西班牙传给荷兰、英国和法国)。于是,现代性在这个全球模式中,是与“中心-边缘”体系相合适的现象。现代性不是欧洲作为独立体系的现象,而是欧洲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现象。这个简单的假设完全改变了现代性的概念、起源、发展及当前的危机,而且,因此也改变了迟来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内容。

此外,我们还有个论点可以证明上述观点: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并不仅仅是在欧洲中世纪对抗其他文化而积淀的内部优势的产物,相反,它也是对美洲的发现、征服、殖民和整合(归入)这一简单事实的重要结果。这一简单事实赋予欧洲决定性的相对优势,得以超越奥斯曼-穆斯林世界、印

度和中国。现代性是这些事件的产物,而不是他们的起因。随后,世界体系中心的运作让欧洲可以将其自身转变为类似于世界历史的“反思意识”(现代哲学)的东西,很多被当作它的独有产物的价值观、发现、发明、科技、政治制度等,其实是这个跨区域体系的第三阶段中,古代中心向欧洲移位的结果(沿着时间轨迹,从文艺复兴到葡萄牙是先驱,然后到西班牙,后来 to 佛兰德、英国等等)。甚至资本主义也是世界体系内欧洲的世界化和中心化这一情势的结果而不是其成因。缘缘年来在这个跨区域体系内人类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的经验现在被欧洲独霸,而欧洲过去从来都不是“中心”,最多也不过是个“边缘”。滑动是从中亚移向东部,意大利、地中海,更确切地说,是向热那亚、大西洋移动。以葡萄牙为先驱,面对中国试图从东方(太平洋)到达欧洲的不可能性,现代性在西班牙合情合理地开始了,它把美洲作为边缘纳入其中。让我们先看看论证的前提。

► 世界体系的扩张

由于奥斯曼-穆斯林的存在,我们将世界历史这一变动的开始定为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的断裂和跨区域体系向最早的世界体系的转换。在跨区域体系的第三阶段中,其高潮期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公元 苑园年到 员圆缘年),而在最早的世界体系中,其中心直至今今天都位于北大西洋。这种体系中心的变化有其历史背景:在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崩溃前,从 员缘世纪到 员缘世纪变化一直在进行。新的世界体系的第四阶段恰当地产生于 员缘缘年。在欧洲发生的一切事物仍是跨区域体系另一阶段的转折点。哪个国家推动了世界体系的展开呢?答案是将吞并美洲的国家,该国可以此作为跳板或“相对优势”,在 员缘世纪末取得优势。候选的国家是中国、葡萄

牙和西班牙。

I

为什么不是中国？理由很简单。中国^{〔明〕}不可能发现美洲（这不是技术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而不是历史的或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可能），因为它对于向欧洲扩展毫无兴趣。对中国来说，跨区域体系（在它的第三阶段）的中心是在东方，不在中亚就在印度。为什么要到完全属于“边缘”的欧洲去呢？这不会是中国对外商贸的目的。

事实上，在 1405 年至 1433 年间，郑和七次成功地由海路到达体系的中心（他乘船航至斯里兰卡、印度，甚至还到了东部非洲^{〔明〕}）。1492 年，王钦（音译）试图取得与郑和一样的成功，但却未能达到他前任的航行记录功绩。中国自我封闭，而且不想去做此时葡萄牙正在从事的事情。它的内部政治局面——大约是官绅阶层与新兴的商业宦官之间的对抗^{〔明〕}——妨碍了它对外商贸的发展。但是，如果中国从事了航海冒险，它也要向西方去到达体系的中心。看起来，中国人曾向东航行，并到达了阿拉斯加，甚至远至加利福尼亚及其南部，但当他们发现那里没有任何让中国商人感兴趣的东西，并且离开跨区域体系的中心更远时，他们极有可能放弃了这项艰巨的冒险计划。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中国不是西班牙。

可是，为了驳倒自韦伯以来就一再被强化的过时的“证据”，我们还是要问：在 15 世纪中国比欧洲文化落后吗？根据那些研究过该问题的学者，^{〔明〕}中国无论是在科技上，^{〔明〕}政治上，^{〔明〕}还是商业上，甚至在人道主义上^{〔明〕}，都不落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种幻象。西方的科技史没能严格地考虑到欧洲的“跃进”科技的勃兴发生于 15 世纪，但直到 16 世

纪它才显示出多重效应。现代科技模式的形成(15世纪)和现代性的起源被混合在一起的,没有为中世纪模式的危机留下时间。科技革命——库恩所讨论的——产生于现代性。作为“现代模式”^[10]的结果,现代性业已开始出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15世纪(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来欧洲的发明)欧洲一点都不比中国先进。李约瑟被这个幻象蒙蔽,所以才写道:“事实是,中国社会自发的本土的发展,未能产生出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势均力敌的重大改变。”^[11]

将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12]视为一体和相同的事件(前者始于15世纪而后者始于16世纪)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所说的曲解。文艺复兴还是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中的、一种边缘文化的欧洲事件。科技革命是现代模式形成的结果,而现代模式需要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性才得以成熟。皮埃尔·肖尼写道:“至15世纪末,在历史文献让我们理解的范围内,作为与地中海地区相比较的实体,至少在表面上,远东并没任何方面比欧亚大陆的远西落后。”

让我们重复一遍:为什么不是中国?因为中国发现自己在跨区域体系的最东区,由此,它寻找的中心是:西方的印度。

II

为什么不是葡萄牙?因为同样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发现自己在相同的跨区域体系的最西点,因为它也在寻找,而且总是,向着中心:向着东方的印度。哥伦布的提议(试图从西方到达中心)对葡萄牙的国王来说,就像哥伦布宣称发现新大陆一样,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他永远只是尝试,无法接受另一假设来到达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的中心)。^[13]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是跨区域体系的(边缘上的)最西点,在十字军东征于1099年失败之后,这些城市再次

将欧洲大陆与地中海地区连接起来。十字军东征应被视为一次受挫的与体系的中心联系的企图,恢复被土耳其人割裂的与体系中心的联结。意大利的城市,特别是热那亚(与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的存在相抗衡),试图打开西地中海通道,至大西洋,以便通过南部非洲再次到达体系的中心。热那亚人将他们全部的航海经验和经济力量投入到为自己打开这条通道的事业中去。正是热那亚人在1494年占领了加那利群岛,也正是他们在葡萄牙投资并帮助葡萄牙人发展他们的海上势力。

十字军东征失败之后,因为欧洲人无法预见到俄国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扩张(俄国由北部的高寒林带前进,于16世纪到达太平洋地区和阿拉斯加^[10]),大西洋成了欧洲唯一通向体系中心的门户。作为欧洲第一个在15世纪已经统一的国家,葡萄牙将对穆斯林的再次征服^[11]转化为大西洋商业扩张进程的开始。1482年,葡萄牙人发现了马德拉群岛,1483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1489年发现了扎伊尔,而瓦斯科·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跨区域体系的中心)。1498年,葡萄牙占领了非洲穆斯林的休达港,1499年占领了苏格堡,1500年占领了阿齐拉。但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意大利城市进行的跨区域体系联结的继续:“15世纪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开始出现在卡塔卢尼亚地区,15世纪他们首次到达葡萄牙,这些都是意大利人为把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拉入当时的世界贸易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到1507年,据弗吉尼亚·劳所云,里斯本的城市和港口或许是热那亚的贸易最大中心……”,^[12]

与伊斯兰世界接触,拥有无数水手(被从密集型农业中赶出来的农民),建立了货币经济,和意大利“联系”密切,这样一个葡萄牙再一次为处于边缘的欧洲打开了通往跨区域体

系的道路。但是 除此之外 ,它仍然是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葡萄牙人也无法自称已走出了这种局面 ,因为虽然葡萄牙业已试图控制阿拉伯海域(印度洋^{〔188〕})的商贸交换 ,但它绝没有办法生产东方的商品(丝织品、热带产品、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黄金等等)。换句话说 ,它是个中间人 ,而且永远是印度、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中的边缘力量。

跟着葡萄牙我们进了前厅 ,但还没有进入现代性或是世界体系(体系第四阶段 ,该体系至少是从古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时期产生的)之中。

III

为什么西班牙开始了世界体系 ,并且随之开创了现代性 ?其原因正是那妨碍中国和葡萄牙的同一原因。因为西班牙无法到达位于中亚或印度的跨区域体系的中心 ,也无法由南大西洋(沿西非海岸 ,直到 1482 年发现布埃纳·埃斯佩兰萨站角)去东方(由于葡萄牙人业已先发制人 ,因此享有专权)。西班牙只剩下惟一的选择 :横穿大西洋 ,从西半球 ,经由西面去中心 ,去印度。^{〔189〕}因此 ,西班牙偶然撞上了美洲 ,虽然是寻找但并未仔细探索 ,由此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模式便陷入危机(这是一种处于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的最西点的边缘文化的模式) ,也因此缓慢但无法阻止地开始了第一次世界霸权。这是全球历史中惟一存在的世界体系 ,而且这是个现代体系 ,欧洲是它的中心 ,它的经济中包含着资本主义者。

本文清楚地(也许是第一个试图如此“清楚”的实用哲学体系 ?)将自己置于这一现代世界体系观念中 ,不仅研究其中心(从笛卡儿到哈贝马斯 ,这一点已被现代哲学专门研究过了 ,也因此对历史上的民族事件持一种片面、偏狭的、地域性的观点) ,而且考察其边缘(并由此获得对人类经历的一种全

球性看法)。我的观点既非让人增长见闻,也没有什么趣闻轶事:它完全是哲学性质的。我业已在另一部作品中探讨过这一主题。^[100]在那部作品中,我说明了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热那亚人,哥伦布不可能说服自己他所发现的不是印度。按他自己的想象,他已航行到接近小亚细亚第四半岛(在海因里希·哈默 1554 年于罗马绘制的地图中便已标明了^[101])海岸,当他横越过加勒比海时,已十分接近“鸿沟”(古希腊人的大海湾,中国人的领海)。哥伦布于 1498 年去世,未能突破跨区域体系的第三阶段。^[102]秉承着由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的、延续 3500 年的变革历史,他无法从主观上突破跨区域体系的视角,让自己接受世界体系的新阶段。第一个怀疑这是个新大陆(也是最后一个新大陆)的人是阿美利哥·韦斯普奇,所以从客观存在和主观意义上来说,在 1492 年,他是第一位现代人,也是第一个将亚-非-地中海地区拓展为世界体系,并首次将美洲包含在内的人。^[103]不仅从欧洲中心的视角,而且从世界模式的角度来看,在文化、科学、宗教、技术、政治、生态和经济领域内的这种世界观的革命是现代化的起源。在该世界体系中,中心的积累第一次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积累。^[104]在新的体系内,一切都在发生着本质而彻底地变化,而这中世纪欧洲边缘性的子系统也在发生着内部变化。奠基性的事件就是 1492 年发现美洲。^[105]西班牙准备好成为第一个现代国家,^[106]由这个发现,它开始成为第一个边缘(美洲)的中心,并由此安排老的中心,即跨区域体系第三阶段的中心(15 世纪的巴格达)缓慢替换的开始。它从地处边缘的热那亚(仍属该体系的西部)重新联结的过程开始,起先是和葡萄牙,现在是与西班牙,确切地说是与塞维利亚联结。热那亚和其他意大利的财富一下都涌向塞维利亚。于是,东部处于文艺复兴的地中海地区的(而且通过它,也联结了穆斯林世界印度的

甚至中国的)“经验”便与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帝国相联结(该帝国势力影响至中欧的奥格斯堡地区、安布里斯的佛兰德地区,然后延伸至阿姆斯特丹,及波希米亚、匈牙利、奥地利和米兰,特别是两西西里王国^[30]和南意大利王国,也就是西西里、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和地中海中无数的小岛)。但是因为这个世界帝国的政治大业遭到经济上的失败,查理五世皇帝于1556年退位,为商业、工业、以及当今的跨国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留下敞开的通道。

让我们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取自许多可供分析的事物——我们不想因为我们所举的例子而被批评为简化论经济学家)来加以说明。1542年在秘鲁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发现了银矿,正是由于最初运来的这些贵重金属,西班牙才能在帝国的多场战争中,装备起“无敌舰队”,于1571年在勒班陀打败土耳其人。1580年后的这场胜利绝非巧合:从1563年到1570年间,共有150,000吨白银运至西班牙。^[31]这场胜利使得控制地中海作为与体系原来阶段中心的联系。不过,作为中心通往西部边缘的通道,地中海业已没有生命力,因为大西洋正在将自己建立成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中心。^[32]

沃勒斯坦写道:“人们渴望得到作为贵重物品的金银,是为了在欧洲消费,更是为了与亚洲的贸易,而且那也是欧洲经济扩张的必需品。”^[33]在塞维利亚的《印度群岛档案大全》里未发表的书信中,我曾读到以下的文字,日期是1570年的苑月员日,署名是玻利维亚的多明戈·德·桑托·托马斯:“四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的劫难行将终结之时,一个地狱^[34]之门被发现了,每年都有无数人牺牲在那里,被西班牙人的贪婪献祭给他们的神——黄金。^[35]这就是被命名为波托西的银矿。”^[36]其余皆都广为人知。西班牙在佛兰德的殖民地取代西班牙成为新建立的世界体系中心的霸权,它于1581年从西